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温恭毅集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梁鳴岐

# 温恭毅集卷九

明　温純　撰

## 記

### 陜西學田記

萬厯甲午余建學一草堂與二三弟子相刮劘會吾秦督學使沈君揉功令鑄士惟謹行縣過余一見傾盖如故相與坐而論者久之首論學政次論性命沈君謂三

代而上政出于一而治隆三代而下政出于二而治污唐虞以五教屬司徒契及使勞來匡直輔翼振德周命司徒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無二政也今司徒不言教民教民之秀者屬吾督學使政二矣三代士有田以祭秦士家半徒四壁立何論祭學有糧官生之缺者虚焉余業請於兩臺檄諸守令以虚糧易田士稍稍有禋乎而敢曰政庶幾一余聞而頷之余謂政不一者學不一也一一之說昉於虞廷而詳於鄒魯人心道心精一執

中之旨炳如日星矣洙泗授受不離食居欲惡尤特戒士之恥惡衣惡食者詎外人心以求道心所云祖述不虛其後論道在飲食夫婦論天性在口目耳鼻四體與父子君臣賓主賢聖之形色雖好貨好色亦可以盡性總之曰率性曰踐形曰一不然是二之也學不二則政不二矣況君亦聞而頷之言未竟日高舂乃别久之沈君以書與幣徵學田記余未有以應也無已則以吾兩人未竟之言為秦士勗可乎士今有田矣請說田田之

制毋如三代三代之田之制毋如周周自后稷公劉首重田盍教民力本務朴而重爲衮云庠序學較曰明倫振德哉上焉者無之非教下焉者無之非學不然井田之民庠序學校未設也出入既相友矣守望既相助矣疾病既相扶持矣百姓既相親睦矣疇驅之而疇從之也漢都吾長安治近古不重孝弟力田乎秦士生長后稷公劉過化之地習聞漢代孝弟力田之風誦說唐虞精一執中之傳步趨鄒魯天命性道之訓宜興起無所

俟田然有田則牲醴粢盛可備無田則澗水溪毛可薦今天下文靡甚即有意乎反本歸朴使重為衰宜自吾秦始秦士倘亦反本歸朴而重為衰乎士誠反本歸朴而重為衰何情非性何性非命何人心非道心田在是學亦在是飲食夫婦在是道亦在是口目耳鼻四肢父子君臣賓主賢聖在是性命亦在是况君論政實論學豈其於禮義相先之地姑為口體衣食之計而所謂操功令鑄士者不在是必不其然藉令士必衣食足而後

禮義興脫衣食未足而禮義可斯須已耶去學千里矣又田入學而攘焉爭焉不啻壟斷視之使人嘆以為有田如此不如亡有去學萬里矣秦士顓椎朴寧爾爾矧沈君以身為鵠而以田為表耶余不敏欲學一焉未能也聞沈君言且喜與吾二三弟子生興起心而何疑于秦士秦士勗哉遂書以為記沈君名某號太素吳江人萬歷丁丑進士某處田若干詳碑陰

海塘記

在越紹興郡蕭山縣西十里許為西興鎮鎮被錢塘江江被海而起鎮以達於郡者運河也錢武肅王鏐故建塘其鎮海潮日再至歲久寖決寖修丙戌大決民居漂數百家江且及河害且及郡郡蕭守良幹若邑劉令會上狀余下藩參朱君㮤副令狐君議僉謂更為塘以障之便議大略言越蓋東南一都會也西興實其門户故名固陵以可守故越生聚教訓廿年竟以沼吳以此鎮也漢買臣稱一夫守險千人不得上晉元帝稱浙令之

闕中亦以此鎮也無塘無鎮無鎮無越爲塘而庶幾其有越乎利一江入河即蕭山西興以水不可居山陰會稽以滷不可田爲塘而蕭山西興安於居山陰會稽安於田利二余於是同直指使者傅君李君請于上而各以贖鍰佐之發郡若邑倉粟半不足取于山陰會稽蕭山田畝不滿升量工授食以卜判鏜總領郡幕陳策縣丞王箕分任其事六閱月而工竣又復故鎮海樓余渡江中流而觀塘壁立樓峰峙而榜人則指中流謂余此

錢氏故塘所也余悵然低徊嘆而不忍去者久之既登岸還武林署會有客過余言塘自武肅歷宋守吴芾氏而來畚鍤之役略可得而言洪武中高皇帝遣尚書郎暨藩大夫治之而周文襄公功最著于宣德間沿至於今波流極矣石非因於故也而下木以為樁朝下則潮夕推之夕下則潮朝推之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毋論武肅舉一國力捐數百萬緡集强弩射潮即洪武之役取材他郡藉力他邑而文襄用便宜括贖鍰數莫可詰難

矣主上神靈嶽瀆挾盻蠁而左右相之守祭潮潮退判令幕丞身橇棯經營費不盈二萬工不及三時人力不至於此豈禹陵廟苗裔在越而陰以濬川刋木之烈導之耶何成之易也越自是有裨而公中流嘆者何余應之曰若謂越而有此塘乎胡不求錢氏塘以觀之也今天下大患在失時在諉事孔子曰使民以時其以農隙解者語時一端耳及時則事半功倍踰時則事倍功半不待知者而後知也而事半功倍或不以功名事倍功

半則以其勞苦費多而功之矣漢曲突爛額之喻可鑒已今之守令無能名一錢費以萬計不效則有文法效則亦有唇吻以故事即不可已茍可緩目前即遺大費於後日後之人之責也文法唇吻我無與今日之役蓋迫於江且及河害且及郡而為之也亦會今之守若令皆任事人也藉令江不及河害不及郡而守若令亦以狀上而身任之矣語曰蟻穴不塞將成江河夫人而不蟻穴忽也費或無事於萬而錢氏塘與西興數百家居

在今以往有不蟻穴忽者而越庶幾其有此塘乎不然余恐後之視此塘亦猶今之視錢氏塘也而越奚裨余故不能不臨流而嘆客曰善會守索余言為記余故記此以告後之守令而因以自警事固有類此者其味孔子時使之言鑒失時誘事之獘察蟻穴江河之戒毋若此役之迫於江且及河害且及郡而為之也塘為丈三百三十有奇所費金為兩萬七千有奇工興于十四年十月成于明年三月傅君名好禮固安人以按浙至李

君名天麟武定人以按浙直至而藩參朱君名文科則分部其地臬副令狐君名一槐則以清戎攝水利者也效勞諸執事書碑陰

郤金館記

去栝蒼郡城稍東折而北可四十里許為郤金館前太保廣昌何公守東甌時屬入計取道栝蒼館焉而永嘉丞于建醵士民金即其館餽之曰士民習公之勵操也願以佐道里費公謝郤之後人追美其事因名其館曰

郤金云丙戌夏余廵海上過東甌見公祠固已慨然伊人之懐比抵栝蒼憇館下徘徊不忍去時館稍稍就圮又覘制陋不可以風分守與備兵使者曁其栝蒼守若麗水令俱公里人聚而謀所以新之不足復謀助於里人之在浙東西者余作而嘆曰是關吏治余實尸之矣於是斥羨金及庚之陳佐其費仍令恢其規制以示崇重葢又三閱月而迄工前為大門門俯官道門之内為廳事廳事之後為堂窿然附於堂者為碑亭翼然起於

左右者為廂房計地則廓然而增於舊者什之四計楹則斷而增於舊者什之伍計崇卑則聳而增於舊者什之三輪奐備美具瞻彌嚴憑軾結鞫而過館下者不啻奉公儀刑而色動心怵矣分守與兵使兩君請記余謝曰是役也諸大夫之所以惓惓於其鄉先達也而余特藉手以鼓吹吏治耳何敢專諸大夫之美抑余文何足以辱公兩君請益固余不獲辭屬諸務鞅掌未有以應也余拜計貳命候代苕溪始獲以餘暇記其始末緬惟

章皇帝慮東南沿海諸劇郡數骩法難治詔推擇近臣之有聲者往守假之權於是御史大夫顧公佐以公與況公鍾九人應而公遂繇御史領東甌公在東甌六年諸所以喣嘔士民而登之衽席者不啻白圭之趨時亡遺筭矣章皇帝又時時假渥典以激勵之當公詣闕便殿一見已屬稀濶而又賜之宴賜之詩以寵其行至賜璽書增秩寥寥千百年未有行者而亦自公得之卒用宗伯胡公薦起拜刑部侍郎以去嗟乎公生平卓卓即

中材亦自懔懔鄉風又何難於郄金世謂公卻金非暮夜與劉寵之不受一錢顯信哉而寵之為民德不知視公何如也然徽章皇帝與御史大夫知公即知公而任不以六年公雖能為德東甌東甌雖能德公寧遽若是余自被命塡拊淛東西仰窺主上明聖銳意吏治究然章皇帝家法敢不夙夜兢兢罔失墜數分别郡吏為主上言之其為士民所習服而安焉者援公東甌故事令久於其地而不驟遷以覔其施主上幸過聽輒久假令

他日諸郡吏有彷彿公者則余庶幾藉手報主上哉是令日修館意也分守君姓胡名緒兵使君姓蔡名庭臣守曰喻均前令曰吳思學後令曰鮑大觀其他在浙東西而有助者並勒之碑陰

浙江平湖縣剏建學宫文廟記

平湖即古秀州入海鹽而分建縣則自我明宣德四年始縣有孔子廟儒學而建大成殿學宫則自縣人陸廸功玤始廸功故以孝友博學聞景泰中施穀種施棺瘞

餓殍詔授廸功郎故稱廸功云初建縣會時詘力不及廟學廸功曰范文正何人哉以其宅為吳學矣士無廟胡瞻無學胡羣吾與以貲待所不知何人寧佐公家急使士瞻且羣于斯耳於是捐貲搆大成殿巍如也又同縣人沈某為學宮翼如也後嘉靖三十二年以海寇城城而東南缺焉廸功曾孫刑部主事杲復捐貲如形家言為浮圖以當文筆聳如也士二百年瞻且羣于斯佔畢簪紱翩翩矣而廸功後顯者有程鄉令鋹光禄卿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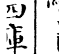
少司空杰主事杲太宰光祖郎中夢韓督學使光祚而光禄與沈氏後某又俱首解為一方文獻之冠蓋先是廟學工甫訖縣令酹酒仰天為陸沈兩家祝願世世簪紱不絶已果然人謂縣令言若券云萬歷十五年余監越諸士子金文輩思廸功不能忘請記余時及瓜代未有以應也無已則申其義以最諸士子夫廸功為文正則文正矣文正志在憂樂何論顯晦藉第令廸功當仕有官職寧遺餘力不為國家竪鴻鉅之烈若文正而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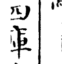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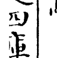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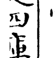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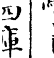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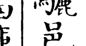
學焉急廸功家食即力不及廟學有任之者不難以越組解而廟學焉急豈其不以貲待所不知何人而復爲所不知何人贍且羣焉之地以媒進抑天子以廸功故登進其後使世世簪紱不絶以酧功勞必不然矣和氣融洽應若桴鼓故遺所不知以慶之餘而廸功不知爲廸功陰酧其功於異世而天子不知治平之極通物我貫天人繇一隅以風天下士而天下士亦不知藉第令士第知估畢已爾又第知簪紱已爾國家建廟學始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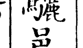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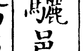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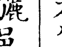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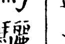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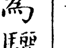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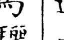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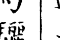
豈若此亦謝廸功識逺矣天子方隆棫樸之化廣厲功令視往代不啻過之士生其時亦厚幸且業已北面而事孔子宜遵何道哉子固曰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脩身說詳大學經傳而總之曰格物格物云者通物我貫天人之謂也士思廸功不有其家之心以繹大學格物之訓寧不惕然求所以為此學重以無負天子作人之化乎遂書之使勒珉為記記成太宰拜今官方持衡以待士而天下之治平賴焉宜有以風士余企望之矣







## 臨潼縣文廟學宮記

臨潼文廟學刱洪武初其詳具易長史謙記中士多起科貢科又多首解額嘉靖乙卯地震學圮士鮮舉者萬歷癸未劉令應聘至謁廟睹學喟然亟繕庀之役竣會周子道直趙子光裕武子之望相繼舉而武子仍首解額成進士士德令不置周子趙子與其士高愈謙趙光遠走乞不佞為記夫臨潼周驪戎國也秦伐戎以其地為驪邑獻公徙治櫟陽猶不與中國諸侯會盟櫟陽即

今臨潼也士生于斯上之有靈臺辟雍之化而驪峹邇豐鎬不聞與江漢同風下之有洙泗杏壇之教服七十子而秦秦產獨壤駟赤秦祖何以故戎鄙夷之而秦累世以攻戰阻閡之也漢唐繼秦混一建都其地興學得人我明太祖革命建學視周至成祖以秦地重俗悍簡畀特隆一時鴻士鉅儒昭光振耀即臨潼亦有樹勲受知為一代禮樂之宗者今天子益隆薪槱之化盡海澨而江漢郛魯之何論周秦此其盛際也繇斯以譚謂周士

貴自貴秦士賤自賤不盡然矣臨潼輔翊長安且三千年於今視秦在周合未幾而别乃數百歲遠甚士當是時寧異沐有周塾黨膠庠時書歲獻入使長出使治之澤也耶二三子其毋負時泮宫之頌本之乎敬德廣心慎儀克孝推之乎酒食囚馘徒御弓矢而極之乎假祖考憬裔夷來琛象此何以説焉輓近世大都號稱局幹浮慕絃歌色澤聲華苟以應功令又其甚傳舍官守視宫牆出琳宫梵宇下言化誨者溺其職矣而今所亟圖在

此不在彼二三子其無負令相古達人不離耕築巳恢恢乎負經綸大業禹稷雖賢不加陋巷此豈宫牆繩束官師督趣風厲之哉既已繩束督趣風厲即褎然舉而用世有如芻狗生平失其所為貴而人賤之矣是孰使然耶二三子其毋自負紹明吾先師之業辨而志谿而見聞廓而性靈簡押而身心一旦雲蒸龍變惠洽而胞與民物為明世重使泰隅盡有周之喆是令脩廟學意也役始於某年某月某日成於某年某月某日費不及

民工不病農為殿為廡為門為堂為閣為舍為庖湢所

葺凡四十楹翔凡十楹先是令議且定請而得之則中

丞某公直指某公藩臬某公某公而專董其事則丞某

簿某尉某樂觀厥成則學博某某某令晉翼城人興廢

舉墜甚夥廟學其大者今為臨洮太守所至有聲稱者

也

城隍廟竪綽楔記

先是嘉靖壬戌竪綽楔縣城隍廟門事詳來憲使記今

年壬午社民常受福等復豎綽楔神殿前縣大夫榜曰明靈莫佑蓋巍然煥然矣時余家居道士馬玄仲請記記之余惟城隍神故不載祀典吴蕪湖魏成都祀矣唐縉雲令李陽氷以禱雨有應祀矣然無有奉天子詔徧祀者奉天子詔徧祀則自我明始明興高皇帝詔封天下城隍帝金陵者王開封臨濠太平滁和者公侯伯其府州縣者各以監察司民屬焉已詔毋人神嶽鎮海瀆城隍城隍稱曰神已又詔祭泰厲國厲郡厲邑厲鄉厲

主以城隍已又詔頒祝詞儀注令官受事先謁城隍誓
相表裏奠境内淵哉聖謨福善禍淫宜其不言而化以
故二百年來所在官民北面而朝城隍者趾相錯也吾
三原城隍初封顯祐伯今稱三原城隍之神而縣故闕
河間一都會四方商販日雲集闤闠間其北面而朝城
隍神者趾益相錯也蓋水旱疾疫則禱之神婚葬交易
征行訟獄則問之神其對簿而直於官則已而神亦有
時而寂不則朝爭直于官而夕爭直于神或夕爭直于

官而朝爭直于神或不之官而之神又禱者問者爭直者與入而伏謁者疇望而不肅然改容以嚴事神即令豎楔者亦其一也豎楔者葢曰吾儕小人也以神故不敢為不善以不敢為不善故往往為神祐惟是一楔以答神貺葢民令其不為也難而令其不敢也易故有人於此與之談善不善即訟說先王者或反唇而掩口與之談禍福即里閈亡賴亦神竦而色變藉令高皇帝日察察焉以賞罰為事將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將舉

天下以罰其不善者不給當其時惟以賞與罰之權託
之乎神而已無為民以其不為不敢之心奉二百年遺
令如一日而其究乃不歸之高皇帝而歸之神而民不
知無為則神不知則化微高皇帝疇以神而為德於天
下微神疇以高皇帝而為德于吾縣余然後知高皇帝
神道設教又知神之格不可射令其民奉二百年遺令
如一日至今也縣大夫姓張名大謨廣平永年人所謂
與神誓而表裏真境内者也下車與豎楔會首事勸懲

自是境内民即欲為不善而不為善也又誰敢哉

仁和錢塘二縣桑園記

余讀豳風春日懿筐蠶月條桑鳴鵙載績獻朱孔陽而知有周厚風俗致王業八百年盡在是也蓋人務本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故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龎純固於是乎成雖見奇麗紛華猶戎翟之與於越不相入矣當其時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太和在成周宇宙間有以也輓近世捨本逐末散

樸成鄙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古先王重本之意失而民亦困嗟夫往余聞吴越地帶山海膏壤數千里人民多文采布帛冠帶衣履天下意阡陌閭桑麻如林既奉璽書撫越憑軾問俗乃與所聞異西湖名園鱗次多茂林脩竹花卉之饒方春士女遨遊連肩接袵富商大賈操奇贏逐利闤闠齊民一切刺繡文倚市門仰機利而食嗟夫俗蓋大侈靡哉賈子曰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長是天

下之大賊也先是兵民之變一夫嘯呼烏合之衆雲集豈獨其俗薄亦農桑之民少故也彼纘武功而急公上非七月之風乎即嗜義不下咽何敢頓刃以逆執事者之雁行故農桑之教越尤急於是為檄令有司罷一切煩苛專務農桑郡邑亦稍稍有應者已而杭州余守良樞仁和程令達錢塘孫令琥請曰郡故有養濟院院左有奸民以權利役屬侵剥之甚或集無賴以空名冒糧不遂則嗾之訌要衢此其漸不可長且羣千人一所歲

多疫武林附郭有隙地可移居居即令奸民建以除罪而以院基為桑園率民便余曰此政本也可以風矣乃檄陳判表度得地六十二畝故官廳倉基勿移可桑凡五十四畝有奇分東西二園市女桑五千餘株令縣丞汪鈺督圃人任其事園為官廳四楹東西翼房各一碑亭一廳稍前為儀門又稍前為門樓園內外垣馮馮如也或曰齊魯千畝桑不能必民完短褐五十畝之園奚裨乎余曰不然聖人在上民不凍餒非能耕而食之織

而衣之為開其衣食之本也管子曰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其風之所起武林非浙郡邑之風之所從起哉風一倡宜多應者在今日自是闢名園而為阡陌易花卉而為桑麻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西湖絲竹之音變而為豳風七月之歌庶幾哉輕剽之俗雅化為樸亦在今日故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余故紀其事以告後之為守令者桑成給民詳檄中載在碑陰

# 脩真武廟記

歲壬辰富平真武廟成棟宇軒敞禋祀孔時丐余記記曰我國家惇敘三禮懷柔百神惟典祀為兢兢蓋甚嚴也神何以祠富平何以祠神余聞之神於行為水於卦為坎於宿為虛於分野為朔方宜與三辰六氣五岳四瀆並列典祀乃道家者流謂神淨樂國王子也沖虛服道白日矯舉蓋實沈高辛氏之裔也而為參神臺駘金天氏之裔也而為汾主神豈有異焉文皇帝龍躍燕邸

靈旗助順於是作以玄嶽護以中使瑣宇紛披玉階森矗儼若宸居其嚴重若此下逮萬井之邑百廛之市愚夫豎子肖貌而尸祝之若其左右陟降洞洞如也翼翼如也遍海内上自王公下逮士庶爭北面嚴事惟素王所從來遠矣乃神幾與之埒吁亦盛矣哉今夫天下之形者形色者色生者生化者化與時相禪轉續無端者物之為也不形不色不生不化冲而徐盈動而不屈者神之為也神非物也而物所繇物充然被埏垓而無垠

後天地而不老誠之為也如以物而已神之去今幾千百歲而遥幾千萬里而荒而何有焉如以神也業已升為列仙扃榻八荒芻狗萬象視南面王樂猶敝屣也而我乃始寘変以居之竽瑟以愉之腥羶以將之雕甍華榱為飾而已祝牘史頌為佞而已豈其泰山不如林放而誰則享之有如為人父誠慈為人子誠孝為人兄若弟誠友祓志誠齋藻身誠潔敦俗誠任以邺臨事誠恪以虔夙夜對越誠著誠察倘所謂明德以薦馨香其庶

矣乎慎斯術也蘋藻可羞潢汙可酌數椽可宮幾千百歲而遠可格可享非神之為神而人之誠之不能不神也故神之當祀與之祠之合於典與否余不論論所以事神者俾父老子弟勉旃庶幾不愧所以新神之祠云雖然若此則豈惟神雖以事孔子可也綜理助襄各姓氏列碑陰

相天張君瑩記

昔有過漢董江都之墓而駐馬垂涕者何也其人賢矣

百世後猶願執鞭而忍視一丘翳然榛莽哉相天張君卒業塋祖兆之次世行詳來郡丞誌久之仲子永業以狀及世穴次與瑩規請余記余故與仲子同學烏乎辭君少穎敏父奇之令學書為家世業醫又令學醫悉出故所籍方術授君君閉户徧讀業既成縣諸豪傑父老爭致君安車結駟于門君不執方多奇中喬按察景叔病頭痛不以風治以火治罛尚千病寒熱渴甚不以溫治以瘧治王大中病悸令誦警心語李芳病積憂腹塊

令人詫于前俱愈古所稱奇痎非耶君於醫吉中尤有味乎内外家言故神常王體常康間遘病曰吾養身以醫得亦以醫累謬寄司命不能避風日慎眠食能定精服氣爲其急人後已若此且市利不入于心報謝與否毋論也藉報謝不及更接以愉色退而視劑毋不精慎嘗施瘵貧病毋慮千人用是四方無不知醫有張君君性孝友父病亟思食鹿肝會祀先師畢君泣請得之學博士和羮上父父病立愈伯兄性嚴君于于與之和居

父喪哀毀幾死殯葬如禮祖墓三拓地留坊里做昭穆
塋以毋俾散佚宗盟益因以聯屬赴人之急如己私人
有搆者幸君居間力解胡别駕為人中欲訟之官行金
求直於君君笑而還之曰吾不利若金直若已竟力直
其事胡敬禮君終身遇人喪葬婚嫁廉金錢助之以為
常縣大夫多君年行舉鄉飲力辭隆慶改元賜爵一級
冠服一御以拜嘉恩命已力麾士論益多君初君六十
時罹危疾死而忽甦曰頃雲霧間隱隱謂我而有活人

功增壽二紀果二紀卒事甚異云君諱秘字子藴稱相天者以嘉靖甲寅邑疫甚得君活者甚衆馬光禄伯循謂君醫能賛化顔其門曰相天人以是稱之云嗟嗟君能活人且孝友恵恭不可謂於世無裨固當今之賢者而病而異夢增紀寧獨君相天天亦相君矣槃槃一丘固當與身後名同不朽哉不佞重違仲子請特記之繫牲之石俟有賢江都者賢之穴次瑩規載碑陰

# 溫恭毅集卷十

明 溫純 撰

## 誌銘

### 明户部郎中雒陽翟東岡先生暨元配安人孫氏繼配安人周氏合葬墓誌銘

故户部郎中東岡翟先生圽二十有四載為萬歴庚子十二月一日周安人卒先是余過雒候安人兩嗣若孫

方稱七袠之觴詎期琎蹉甫歇而訃音踵至耶東岡先生宦履世系生卒詳劉憲使誌中元配孫安人婉淑有令儀生子任甫呱呱輒卒槀葬磁澗繼周安人周偃師聞家女也生而聰慧凝重解大義先生卜繼委禽焉歸從先生事二尊人時先生食貧安人脫簪珥以備滫瀡二尊人忘貧也撫任如已出任忘亡母先生亦忘亡孫也已又從先生宰藍田贀明治事具餔矣昏輟具羮矣飾如故已又從先生爲尚書郎督東庾國儲饒矣榷河

稅關政肅矣飾亦如故安人亦忘其夫為令為尚書郎也先生病安人時手一盂飲之不嘗不潔不以進先生返初服尋卒安人督諸嗣喪葬如禮又襄所未竟先生有兩弟俱早死左右二娣諸𣪊諸𪏊翼矣安人力也安人齒雖齷然而墮動履規恢有上壽徵以二女相繼死淚侵尋承頰鬱結在脾形神耗矣遂不起當先生在莊皇帝時考績覃恩贈封兩安人有令稱而卒之前家無以為棺衾余為佐辦始成禮初先生以嘉靖甲子拔余

于鄉余一再如藍田習先生所為宰藍田狀又習安人所為佐先生狀而今始慨世之如先生者百無一焉如安人者亦百無一焉乃仲子備所為狀亦云孫安人生正德壬午三月十八日卒嘉靖丙午十月九日享年　十有

周安人生嘉靖辛卯二月六日比卒年得壽　十　子男三孫出即任諸生取尤氏卒周出即備諸生取方氏儆諸生取吕氏女三適舉人何箎諸生陳思淑劉紹烈孫男十建中用中允中宏中守中美中慎中毅中敏中憲

中女七曾孫男一許國女八備等卜以次年月日開先生之壙啟孫安人之櫬引周安人之柩合𦵏於城北瀍水之陰以狀因蒄徵余銘余故諾任請為一言于先生墓上之石久之未有以踐也今且表先生大者安忍不銘安人然銘安人庶幾如銘先生云銘曰

爰古國家興以婦吁嗟翟公大其户孫也伉儷如朝露周也錫寵福且壽二媛後先德惟均宜爾子孫稱粃粃卬山之麓瀍水陰從一并栖壁同芬噫千秋萬禩式昌

其門

明奉直大夫莒州守來公暨配合塋墓誌銘

嘉靖初關中人以博士家言有聲者曰華州王祭酒允寧耀州喬按察景叔及吾邑故莒守來公云居亡何耀州偕計首解又亡何公同華州偕計且以公首解會有以涇陽李汝承持者遂首涇陽而以經故實公第六然關中人亡不知公矣時嘉靖辛卯也其後華州耀州登第論著益有聲公八上大宗伯不第第以莒守終焉惜

哉公蓋余邑中所稱碧澗先生也名賀字奉國碧澗其號嘉靖癸丑謁選拜山西太原通判通判駐代理兵約束訓練不遺餘力間預給月餉以新戰具都御史趙公才通判檄令參軍事會奏績當行又檄留倚焉久之遷汾州知州未幾都御史閔公以知州故習代事奏調公代公至代日為民畫便利事行其釋亢生獄尤著亢生者巨富人也為人中且成獄矣以金嘗公公發其事然不以其故而重生獄而竟釋之又列守禦十二

事上都御史多採行焉久之遷大同同知未幾以代故調莒莒下州也又盜藪公至懸賞格捕盜又立柵要衢防夜竊者莒人賴之蓋公為人和易溫坦不為城府所至殫力治辦以此有聲齊晉間而性孤意執事依法而行恥阿附參軍時都御史所將卒有盜人禾者先抵以法徐上狀焉在汾有以諸侯王及它顯貴人為城社者盡以法繩之都御史駐代議設傳檄馬選捕盜卒公力言其不可狀乃罷蔣序班者莒大猾也為因關說公不

聽後以因賂嘗公公怒寘之法人以此多公勞書薦書以十數然亦以此招忌爲治鹽御史論罷先是御史行縣屬吏爭迂道走謁公獨否會汾人有爲監司者中公公遂免歸歸十餘年與其兄壽官公朝副使公聘日相聚甚讙已乃與家大夫光禄公爲奕友副使公蓋與公同師事王康僖公又同偕計者先公歸又與壽官公先公卒公與家大夫奕或竟日里人欲借一言縣大夫爲地道皆不應曰吾安敢以縣大夫權而爲若德久之里人

欲借一言縣大夫為地道者則不復過兩家門矣公與壽官副使俱封御史時廉配贈孺人馮氏子封御史公以公為其兄長公時良後故公令父長公而母長公配孫長公父鏜鏜父肅肅父子春子春父景賢景賢父得甫國初有名都御史恭傅以為得甫弟云公生弘治十七年 月 日卒萬歷九年 月 日得壽七十有八配張氏側室有子者曰翟氏張氏翟氏俱先公卒子男一儼然娶王氏繼張氏女一許某孫男四復臨恒蒙張

氏卒余為志翟氏卒公為志今啟而與公合焉葢用公
所自卜兆云余惟今之偕計士率以試大宗伯故多沮
于自劾云公以高第偕計於一第何有籍令當其時即
第且大表竪然以久試不竟其才質徒令列郡稱良吏
非始願也歸而以計然之策起家至巨富課其子若孫
為文章有名葢公施不竟於官而竟於家若此矣是為
銘銘曰
鹽車之駕嗟良驥也盤錯之不遇嗟利器也與家於官

而可唉以利也寧官於家而以餘遺厥嗣也

明處士馬公曁配碩人景氏墓誌銘

先大理公有友曰處士馬公公有子曰東鄉薄守元先大理公兄事公東鄉君亦兄事余世相善也萬歷癸巳先大理公年八十四卒已公年八十八與其配碩人景氏相繼卒而景年七十五先淑人王卒亦七十四云東鄉君奔歸擗踊哭久之過余廬相向哭先大理公盡哀同以萬歷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襄事余慟念先大

理公與公意氣同偕老同而塋之日又同也先期東鄉君以狀乞銘義不得以在疚辭按狀公諱仲廸字德騰別號鎮乾光祿馬先生理敘其族為漢伏波將軍援後有永昌者自扶風徙邑焦村又徙邑留坊里占籍焉其後有三三取茹氏生玄玄取安氏生貫貫取李氏生二子長　次即公公豐軀多髯質實不苟為笑語初從故業力田已賈蜀務完物無飾價無敢居貴諸貿易至者知不知無不人人交懽公嘉靖乙卯關輔間地震歲饑

公惻然以數百金易粟輸歸減其值以出且分給戚黨之無告者一時頼以活之者又無不人德公長公卒遺幼孤守選公撫育成立為取室即分爨猶顧而周之人不知其非公子也公即農賈然心慕儒故督東鄉君學博士家業其後東鄉君以鎮安諸生髙第應歲薦授四川東鄉不改布素初東鄉君之赴蜀也且輦公偕公不許曰若奈何以我困東鄉父老為且田舍吾適也汝第煦沫東鄉毋若世丞簿然吾快之是若以東鄉父老奉

我也而奈何以我困東鄉父老使從棧板間逆而西又返而東為東鄉君惟命力于官三年得東鄉父老心上官以為能且陟用而公溘焉逝矣碩人邑杜村義民高之女也性貞慧甫笄歸公治内事拮据事舅姑以孝女以讓訓子若婦以勤處宗黨以恤睦舅姑大喜公曰吾貫蜀數千里外而父母不失養者吾婦以也刑家相夫公及碩人有之萬歴丙戌邑令以督學使許君檄賜公爵一級知公哉余以是嘆輓近世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難不聞商賈之勞苦其不壽固宜若公及碩人措不可
多屈矣公生正德二年三月廿二日卒萬歷二十二年
三月二十二日景生正德十四年卒萬歷二十一年十
一月初六日子男三長守達取權氏次即東鄉君守元
取鎮安博士李君　女繼王氏次守曽取王氏女一適
秦廷琦孫男五邦足達出天麒天駿天麟元出邦餘曽
出女一適秦師文一字余兒自知阡癸山丁向銘曰
耄齡令終壽孰伉始農終賈脩業良希仁慕義惠厥

鄉邺孤毅似踵義方淑媛懃懃何躬豐慶流奕葉源並長先公之丘清之陽南北弁如永相望

明封文林郎昝公暨配合葬墓誌銘

雍志載吾三原有昝生如心以學行聞余丱時猶及聞生扶其弟如思于鄉舉之後令務實學其後如思成嘉靖乙未進士為名御史而生之子成都君從御史學于馮谿田先生復博雅宜第不第以伯子濟南同知雲鶴貴封文林郎成都府推官配李封孺人而先是仲子雲

鵬魁萬歷戊子鄉試女亦嫁為布政李君士達妻葢其家以學行為耕以子姓貴顯為獲固如此君幼樸茂嘗痛父不禄早夜深思欲紹箕裘馬先生大器重之言於御史君曰咄此子類若父且大而宗哉補弟子員試輒前三試棘圍不偶賦卞璞以自况其辭悲壯若秋雨哀絃有時眺天齊陟我嶺望仙人掌長指五華君作蘇門嘯曰登崑崙兮四望渺無垠兮蒼茫湌朝霞兮飲沆瀣杜若兮紐芳衣青雲兮霓裳攬余轡兮高翔適勾漏兮

陵陽依彭咸兮頡頏聊逍遥兮浩湯畢吾生兮徜徉于是書歸隱録以明志築室西隅自號層樓處士日與二三友芒鞋藜杖漱石枕流每適意則信口吟詠人呼之飲不辭飲亦不至醉食貧二十載缾無儲粟或報絕糧笑不應為逐貧賦以自解曰老去風煙聊自適閑來陶謝是吾師意訢訢如也督同知兄弟學甚厲巳又誠同知于成都官舍懼有覆盆蓋忠信仁厚其天性又承家訓故散慮推心含垢藏瑕即遇三尺童子娓娓譚移日

不去居常無疾聲厲色有犯不較獨日責子姪及鄉人不馴謹者不少貸晚喜施畦東陵瓜以潤行道之渴者築墩砌橋不問寒暑人至今德之二弟癃殘撫其子如子所著有古村集昝氏春秋元配張贈孺人聰慧柔婉通周易大意蚤逝繼李氏封孺人初歸值家落拮据茹苦佐君奉母友弟不遺餘力人謂鹿輿同挽鮑衣著布衣操作梁孟似而後昌阜過之信然按狀昝氏在宋高時世朝登鄉進士復鄧州亦越萬壽登理宗朝進士尚

德王女為成都安撫使榮咸淳間貢士世居洪洞西鄉
元初避亂遷三原樓底榮生雄飛雄飛尚義修樓關王
廟生溫甫溫甫生世福世福生興宗興宗生河曲幕恭
恭生復禮復智復性復性號浮岩為邑文學雅量雍雍
人化之有陳太丘風生如心號栽東及御史君君諱約
字孟博號古村生正德某年某月　日卒萬歷某年
月　日壽七十有九張生嘉靖元年　月　日卒某年
月　日年二十有八李生嘉靖某年　月　日卒萬

歷其年　月　日壽六十有六子男五一即雲鶴取楊氏贈孺人繼謝氏李氏封孺人一即雲鵬取雒氏繼崔氏一雲鸝取王氏繼劉氏楊氏一雲鳫取張氏卒一雲鷚諸生取張氏女三孫三女五曾孫女一雲鶴等將葬請余銘余惟土不積胡沃不沃胡獲以今觀于君家信世之欲啓後昆而大門閥固必有祖德世範以為沃土而後乃可大獲與是宜志而銘之銘曰

疇以心為甫田疇遺其餘以俟後之象賢比翼翩翩爪

瓞綿綿綸緈伊始永賁此阡

明孝廉王季子暨配合葬墓誌銘

嘉靖甲子陜西秋試撤闈有與余同袍共宴曲江而丰骨亭亭壁立僅弱冠者鄠縣王季子子价也余心折謂後大顯爲吾榜白眉者必季子既余通籍再晤季子於省試時猶日望之後兩試不來矣問之則以困于試而病尋竟卒則萬歴甲辰八月丁未也乙巳余返初服子諸生士苴杖手狀伏余前乞銘余重有傷焉其忍辭按

狀季子諱維藩字子价别號价菴高祖彦昭湖廣荆州知事有政聲彦昭生宏宏生崇文以德隱不就耆賔之請崇文生語歲貢亦隱督學覲門程君聞而義之以髙尚扁其門給儒官檄儒官君配魏氏生三子伯惟中萬泉令仲惟康戊午舉人次即季子季子神清姿偉脫襁即屬對作驚人語沓河令張君見而避席禮之曰此千里駒也既長受書讀古文辭一過撤闈輿為博士家言括要旨千言立就豐蔚傀偉一時學者皆自謂不及十

七補博士弟子員時儒官君以五經設塾里中授仲子
戴禮萬泉君暨季子俱範經季子家貧苦無書書從友
來即竟讀以還日或有徵逐歸而丙夜吾咿矣又善晉
人書參政河南陳君為其子登求友首致季子所與交
皆知名士比試每冠其儕而登以才善忌欲藩使更第
藩使目攝之竟不更葢季子名益籍甚藩臬間而諸知
名士如小巫之見大巫咸咋指退矣二十三乃與余同舉
鄉試云乙丑及隆慶戊辰萬歷丁丑皆不第時與伯仲

久異產而家故貧又儒官君夫婦老矣乃治居奉二親安焉癸未下第儒官君棄養丙戌毋魏亦棄養季子擗踊祭塟俱從伯仲如禮恒邑邑以不獲叨公家禄為一日甘毳至得從子舍省晨昏侍湯藥就養又未嘗不私心慰快也初儒官君弃養事毋魏與伯仲以次上食及期則戒家人潔庭除安牀第備供御物又躬舁之婦及孫男女俟入内則侍食飲接言笑得毋魏喜然後已誡家人毋譁毋驚如是為常儒官君庭訓義方而季

子端重嚴潔肖母魏故雖昕夕承歡一惰容不敢見也一嫚語不敢出也先是母魏病以一函遺其婦黄曰玆簪珥為若夫製其藏諸黄不敢違無何病間啻黄以歸寧去而又道遠未即歸以獻也乃母魏語次及之季子即大怒曰若果乘亂命必出若既簡之笥封識如故而黄故孝謹又母魏力以己意解乃已比後喪葬嫁取間歲有作皆以拮据力成之而親故孤寒待火影有以至膚靡侵綺口靡咽甘亡計已暇則開舘延雋課執質難

併課子士為名諸生片語啟之豁如也乙未戊戌學益茂皆可以第即季子亦自謂必第乃竟不第嗚呼命矣夫同舍生或從史入官曰入官所以行道也其次為親親不待吾吾又老竟不第一見天子以獻五斗粟何加焉竟歸柴門脩恬為子弟講孝弟本源之道間飲雒社已復謝絕自是即縣大夫見亦罕矣居恒不輕然諾不比䁥匪人苟非其欲雖千金之重三公之貴不能奪有奸以私輙面斥子弟及鄉人有不類見季子必匿走然

以此得憚名至求所為光瞌之行悃款之懐月旦季子指不可再屈也叅議太原延君之令鄭也稍持岸季子匿不復出叅議君為改禮定莫逆交其見信如此又能須人之急見孤嫠為人𬺈齕力為之翼以故於友戚多世好嘗曰吾惡夫世之以生死貴賤二其心者歸德别駕魏君奉璋中表弟也雋而貧乃攜之共燈火三年舉於鄉至今官結婚姻云甥女張氏貧落左右之視諸女且二十年萬泉君在萬全以書招李子即手治裝往比

其卒撫諸孤緩急之際不遺力又嘗欲搆祠堂拓塋址設義儲以贍族里竟以貧不副意庚子四月偶中風痼惛惛無所省第張目前指曰謝武安王母正氣感通有相依倚者耶乃藥之愈尋愈尋作猶能强飲食言動無所亂謂可以起矣乃忽不起嗚呼傷哉距生嘉靖壬寅四月甲申壽六十三病革時嘗譫語有曰日讀晏嬰傳馬遷欲執鞭春秋一霸佐事業且擬然我北面洙泗當如孟子傳披心對白日拂手摩青天此其志豈卑卑哉而今

已矣嗚呼傷哉世恒言才難然才矣或阨于試如季子
豈少乎以季子丰骨奮與計偕志欲為孟不為晏又不
欲以生死貴賤二其心藉令通籍寧無以自見顧終其
身不離孝廉以孝友為政波但及於親故天胡畀之而
胡靳之耶余故重有傷焉元配屈氏邑處士存一女育
于叔存奠貞順明達善事舅姑而以其餘力織紉佐燈
火季子之底於成多其力也生嘉靖乙巳五月戊辰卒
萬歷辛巳十一月丙戌得年三十七繼配黃氏長安縣

學生梔女柔惠有大禮諳文義婦道母儀則於姻鄙至
今人猶有思之而泣道者不幸卒于萬歷丁亥九月壬
寅距生嘉靖乙丑九月庚子得年二十三繼配耿氏邑
處士孟仁女貞慧慈敏子男四長即士屈出取長安薛
庚應女次璣早卒次珙黄出取交城學諭陳孝思女次
璐耿出聘别駕魏君女女三一適運同趙君方立子舉
人嵫以詩文氣節著一早卒一字沂州守王君許子棊
孫男二永圖永嘉俱士出永圖聘杭州同知張紹芳子

被女女一亦士出字邑學生屈必仲子其葬以今年十一月庚寅啟屈氏黄氏壙以季子合焉墓在六老庵祖塋之次銘曰

彼玉而璞有桑弗穀繼世貢國墻東白屋亦既為政亦既式穀有嗣負薪瞌瞌如玉天且定只以視我銘于終南之曲

段伯子暨配温氏壙誌銘

段伯子曰可成字闕故涉縣令段君子溫氏曰仲姬則

余女也涉縣君二子伯子第一余五女仲姬第二伯子生嘉靖壬戌四月二十六日仲姬生嘉靖甲子九月十日年相若余父大理公母太淑人種愛仲姬為擇配得伯子字焉則余官壽光時也既余官太常伯子自涉逆仲姬于京師會余方請告因以伯子仲姬歸過邯鄲屬余内子李淑人往送于涉甚懽既歸久之涉縣君亦歸歸無何為萬歷壬午正月十四日伯子卒其年十月十二日仲姬繼之已仲姬所乳女亦不育余與涉縣君數

相向泣其後涉縣君亦卒涉縣君故瘁于涉家內外一切倚辦伯子伯子母王孺人持家嚴而仲姬躬烹飪承顔以事無少忤時伯子弟仲子諸生可大甫　歲故伯子仲姬卒而涉縣君日吁噫益瘁而卒當是時余會有李淑人之喪已又有伯姬叔姬之喪其後又有大理公太淑人之喪葢十七年所而余之泣無已有時之伯子家存王孺人與仲子相向含泣以語時王孺人念仲姬甚於前曰安得吾温氏婦復為吾婦初伯子讀涉縣

君書輒了了涉縣君善書伯子亦喜書時時臨摹鍾王帖不去手雖疾革猶然然有心計多勞故因以耗氣傷神仲姬生之年冬即出痘痘又危不食弟以箸點水入口以延余守久之謂即死以南宮試廹為死別泣而行已有言不死者誑我然果非誑乃生十有九年而竟死矣伯子則二十有一耳死之日余俱在其所數延醫投劑俱不效既伯子屬纊目不瞑余與涉縣君約異日以仲子子後伯子乃瞑伯子王孺人出仲姬李淑人出伯

子世系詳涉縣君志中壙在涉縣君墓之昭銘曰

初如蘭茁繼如玉屑又如樸樕方長而折亦服勤只胡不哽咽生也共室死也同穴斯其為萬年之居以需而後也罔缺

明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静菴孟君墓誌銘

君諱學易字與時别號静菴靈臺之郡寨人也父紹先貢士以君貴贈戶部主事母安氏封太安人君初為府

學生試輙冠儕偶督學副使金陵謝君署督學參政臨洮遲君奇之嘉靖戊午舉陜西鄉試第七乙丑進士除四川成都府推官丁户部君憂庚午起復補山西潞安府辛未陞户部貴州司主事尋陞署郎中丁太安人憂丁丑起補廣東司戊寅實授郎中庚辰陞河南開封府知府陞四川按察司副使云君貌樸口吶不得于心則赤面蹙頞頓足咄咄焉比論可否成敗雖老于世故者不能過也成都多平反以楚蜀因勦成撫議擒黄中功

人服其識潞安無何一如成都户部管北新大軍二倉已監崇文門稅課已監河西務鈔關已理上谷糧儲稽覈調劑不遺力當今上大婚時力持采珠之議曰遠采不如近易已竟如君言省費無筭大司農舉以訓屬或著為式開封當省會費劇民困為裁冗均田禱雨雨應捕蝗蝗息賑救饑疫饑疫多活擒儀封白蓮大盜釋株連千人不問又建奎文閣誡祥符鄢陵扶溝驛役為士民德人至以故開封包孝肅歐文忠相比況為孝肅嚴

文忠寛君嚴而濟以寛云四川治兵建昌建昌夷酋𩿶𩿶瞿紹良與部酋讐殺越嶲嶺夷亦亂君重用兵為好生歌撫定時會采木之役從踧計剿而監蜀都御史以隙刺君調瀘州遂歸家居手一編吾咿不營第産如寒士以廉名初歸自成都却劉生金于途崇文羨金悉入公帑開封征輸免重較即畀轉部者輸者挐持羨金歸謡曰昔何不足今何羸天下廉者有孟公乃為人刺以不難於開封而難於建昌不難以因剿成撫論楚蜀功

而難以先撫後剿定二三夷耶乃為人刺以歸而卒矣君生嘉靖十三年六月十四日卒萬歷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一配劉氏贈宜人卒繼室石氏封宜人子一養浩府學生側室李出取都御史趙公諱時春孫女女一劉出適鎮國中尉融羃孫男一昌祚女一幼以萬歷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塟君崆峒左王相山之麓養浩以君治命持舉人王子治狀乞余銘余故與君同舉進士又同為故閣學文敏余先生識拔知

君毋如余余不獲直君于朝爲君銘銘曰

彼玉而璞彼蘖斯茹式于署歌于府有不朽者亦浮雲吾胡爲乎猶而靦纏

明封膳部員外郎平橋王公墓誌銘

今華州王氏有三進士曰參政庭詩編修庭譔進士庭諭皆以弱冠舉皆以膳部公教故膳部公者三進士父也以參政令内黄封内黄令又以參政郎膳部封膳部員外郎故稱膳部公膳部公之教三進士也益以其家

故司成公爲晸云司成者公族叔父即世所稱槐野先生也槐野先生故與公同爲郡諸生公髙其文師事十年所不第槐野先生第矣公益力學攻文爲督學使鳳泉王公文谷孔公器重亦不第乃課參政學誡曰吾之不爲司成公也吾甚負吾志而力饒爲之得見司成公於而願畢矣參政唯唯日夜學學成舉嘉靖乙丑又課編修進士學誡之如誡參政編修進士又唯唯日夜學學成同舉萬歷庚辰而編脩策當上指拔置一甲第三

所謂三進士以弱冠舉者而參政舉時公業以貢爲吏部選人遂授教諭御歸不仕矣公既歸閒爲具從諸故舊遨遊華渭間名園連日夜不少倦即諸故舊脩社中高會不得公輙不成歡如此者三十年乃卒時萬曆壬午十一月二日也先是參政以遷官歸編修以奉使歸進士以請告歸蓋皆以念公故而參政固請就子舍不得乃單車往以配東宜人奉養公而公屬纊時則編修進士侍焉參政聞訃號泣奔歸與編脩進士以書與劉

御史士忠狀徵余銘余故與參政同舉進士相友善又往來華下數侍公問公行履甚習葢公剛直明于忠孝大義與人謀必底於成乃已事大父母三十年如一日斂葬不以責諸父曰吾代吾父而子累封累誠參政力官曰而代而父而臣故塾師馮生鉞且貢有敗之者公為居間竟貢鉞公且貢其次薛生邦竒老而貧公讓邦竒先督學尚公竒而禮之又為席生勤講擇配請郡大夫助葬族叔善教東舉人承芳諸雅行不一而狀備矣

莊皇帝與今上褒公制謂孝義之風義方之訓宜有令子信哉蓋公封内黄令則莊皇帝制封員外郎則今上制也世徒曰槐野先生以身顯公以子顯淺乎覩矣按狀公家世昌平人曰伯牙者河南按察司副使左遷華州稅課局大使因家焉大使生得得生徽貞定令令生恕東平判判生義官朝臣配孫氏生善述配李氏以正德庚午月　日生公比卒年得壽七十三公名吉兆號平橋配楊氏封宜人生子男四孫男六女三義官公與

孫氏即公大父母公父母早逝諸父有孺子公而齠齔者以大母孫力免而公之師馮生鉞也葢自詣鉞所受書鉞弗拒比大母孫脫簪珥行脩鉞拒入至今兩賢之云葬得日爲卒之明年十二月十八日其銘曰

疇玉而璞疇璞而嗣則玉璞兮荆光千仞上燭玉兮連城之價相屬我銘山曲將萬年日實録

明刑科都給事中郭莊張公墓誌銘

嘉靖時涇陽張都諫與世宗皇帝爭可否以直聞往不

佞侍禁中得都諫封事私以為都諫重乃都諫于嘉靖己酉九月八日卒矣卒二十三年為隆慶壬申公孤四維等舉塋事乃以狀謁不佞銘不佞故重公為依封事及狀筆其較著者按張氏國初占籍名和卿和卿生思忠思忠生琰琰生信信生鸝鸝生清泉公璲璲配王氏生公以公貴贈清泉公吏科左給事中封王太孺人公諱汝棟字伯隆號郭莊美姿和顔至當事又侃侃童時有遠志初受學塾師即侍問清泉公曰兒讀書何為清

泉公默竒之已令從諸生韓珮之學易學力至成怔疾
嘉靖甲午與計偕戊戌舉進士授行人壬寅選爲南京
兵科給事中丙午起復改授吏科歴陞刑科吏科左右
給事中刑科都給事中始公爲行人嘗使周府謝餽遺
不受又使泰晉會敵犯晉大毒荼公即奮筆上書言禦
敵事逮拜給事命即深念曰吾生平所慕者陸宣公耳
今幸爲言官可自負耶乃毅然以正國是除權奸爲已
任已即劾罷尚書一人已上精延訪預會計一統馭三

事已又上慎薦舉專器使嚴出巡抑貪汙四事已又劾
罷都御史卿二人上之修大閣玄殿也公以刑科督工
程乃劾奏司工内豎納賄狀置之法工成受賜獨優會
恤刑公多平反又蒙上賜已又上抑詰奏嚴法令裁濫
奏三事蓋公前後所疏奏無慮數千言皆關切時政上
多採用時朝省倚重公而公卒矣先是公在留都與給
事王樗菴煁相友善乃兩公言事效陸宣公以是縉紳
推重必以兩公為稱首云公性孝初清泉公患疽疾王

太孺人病目公籲天竟俱得異效清泉公卒白下公扶櫬歸哀毀至動途人葬祭如禮當覃恩時痛清泉公不及見萃兒若孫極意為王太孺人膝下之驩又公義甚高生平所讓諸父産所施棺所修葺橋路所周給親故貧乏者不可枚舉然在公猶其細者公疾且革會莊敬皇太子猶扶病出送喪曰即一日不死猶臣子安可以病廢禮已首四維等前曰我命固若此矣所不瞑目者君恩未報老母在堂耳是在若曹言訖卒時朝士大

夫臨祭者已不傷悼山東鮑按察使象賢至罷宴泣數行下嗚呼此亦可以觀公矣向若天假以年得竟所欲為豈謝陸宣公耶惜乎甫强仕而遽不起也公生正徳庚午七月十三日比卒年僅四十歳配陳氏封孺人生三男子長即四維廪生娶王氏知縣輅女次四約生員娶羅氏都御史廷繡女次四約生員娶仝氏彥吉女三女子一適趙參政孫生員光先一適生員王麟定亦輅子一適吕都給事中男生員淵孫男六光裕娶宋氏光

啟娶李氏光光被娶王氏光光祚聘朱氏光光祐光祜幼孫女六幼曾孫男二夢祥夢弼曾孫女一俱幼銘曰

有棟中摧有珠俄隕國無昌言於都諫乎孰忍恭蓁厥後以引以繩是曰公壽

明奉直大夫山東青州府同知蟠山李君墓誌銘

李生若桂至自涇訃其縞素則手其父青州君道充狀來也予涕兩頤已命席若桂起乞銘予益涕滛滛曰予

令銘君耶往予偕君為如臯孫文恭先生拔肆正學書院中實比舍予又與君同齒君貌木口吶吶不吐詞然舉趾循循毫不失尺度又以嘉靖甲子同與計偕君雖終窘禮官然以良牧著無愧古循良其後以病致仕歸予重有蒼生之恨今忍銘君隧耶聊括其槩俟史氏采焉君世涇州名發道充其字也曾大父明大父登仕郎釗父奉直君維馨予故銘其墓者也奉直君子二長即君次即壘令奎蓋君躬自課之使成立以奉其母懽者

君初授太原博士謝諸生贄時爲佳餉餉試者督學使聘主河汾書院諸生膺服焉擢判成都檄攝富順六旬以憂去人德其廉能伐碑勒去思而黄泉副詩其陰有戴白垂髫擁去旌攀轅無計總含情赤子何緣翻喜怒蒼天自是有虧盈之句起補武昌武昌枕江漢千艘萃止君督船料稅不染而稅倍於舊承委驗皇木以却例金與欽賞白金江善崩歲嚙千家則以石堤其岸袤若干里瀕江民不復苦嚙肖像祀焉蔡督學檄勞謂百煉

金千尋幹為知君云監司賢之檄攝江夏蒲圻皆如其判晉守道道有監税糖税故皆歸守君則盡以資供億小水靖西二營困於長幾變會君至自永有操甲而譟者君立以法語抑之且白諸兵使者遂定監楚中丞邵公剡薦謂一言遏亂春踏田出倉儲以貸耒耜家而秋入之民欲倍輸弗内也倉穀故僅數百儋君以贖鍰入穀迨四期去滿三千焉道卑濕而僻民病無藥也君為局施藥其勤恤類此道茂叔先生里君大葺其祠渠渠

枚枚賙其裔渥如置祭田俾為先生籩食供而又俸梓濂溪誌此其風廉立力亦殫矣葺學宮如周祠又贍衿裾之乏者大約敦實政其履飾以賈時驩弗顧也在道時蓋上論勞貴奉直君如其官母李稱宜人云以最晉貳青州矣而君已倦遊力謝命道民祠之如富順追慕庚迫矣既里棲會東宮之覃進階奉政大夫終始之節炳如也然亦可以風矣予讀史見龔黃卓魯為史氏談之津津即行也在清濁間為君所不爾亦名到于今稱

之而黄次公躋九卿功名損于治郡亦不以故役潁川之聲藉令君繇青州而上之功名寧詎損若次公顧一解組没齒不問葢今之待孝廉為吏者類如此而漢治不可復追矣然所至遺思老而增秩亦可為為吏者師予故曰可以風矣獨予知君無能推轂君使大顯是予之罪而敢以例解君取路氏贈宜人繼王氏楊氏子男三長即若桂取其氏王出次若楠次若梗楊出女三長適諸生高錦標次聘史其次幼孫男一炳女一聘劉君

蓋六十六歲銘曰

生嘉靖己亥四月四日卒萬厯甲辰十二月晦日厥藏

天池葱葱鬱鬱負丙抱壬嗣氏其隲行道顧之曰此古

循良李青州蟠山子之室何以永之清戕間野逸故人

之筆

明河南道監察御史郭君墓誌銘

御史郭君泰之徽人也名莊字子莊以春秋舉嘉靖辛

酉鄉試第三隆慶戊辰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庚午

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巡西城辛未按吳萬歷癸酉按蜀丙子巡京營丁丑㑹大察管河南道事侍經筵監會試督吳中學較己卯以勞致衂血歸歸二年壬午三月十七日卒年五十三初君巡西城西城人憚之入吳吳豪右避匿有以私干者君不聽一切以惠文法治之曰吾安敢以私廢三尺法而為人德入蜀㑹多盜君以計檄縣道曰安可當吾在事而使盜熾為民患盜竟息蜀府以事請閣久之君為請得允王以千金為壽君卻之曰

吾豈以金故而為王役王益敬重君蜀故以贖鍰佐秦塞然無定額君贈至萬曰吾以鍰資稇載而歸者孰與衣食征戍又上書請祀禹効罷一總兵一兵備副使又畫議肅官箴講水利度敵情清鹽禁慎侵漁革奸弊詳觀教錄中河南道主計天下吏君去留當人人心又卻諸計吏餽遺監會試獲懷挾士置之法簾內外肅然吳士多貴人子弟又多為書關說君再入吳奉功令惟謹誡毋入關說者書又為令二一令書肆焚所市纖巧經

義一令諸生為經義一歸雅厚時經義以矯浮故爭事纖巧而士氣亦因之君重有慨焉故為令如此蓋君為人伉直見世俗喔咿齱齪狀心惡之與人談國家大計侃侃罄底裏間義形於色初為庶吉士館師内江趙公歷城殷公以真秦人目君比為御史以面奏為莊皇帝注目以督學考最為今上褒嘉褒嘉語大都謂君督學執法為真御史下執秩籍記需縝庸蓋為天子執法在御史尤在督學御史君以御史執法推擇督學執法為

上褒嘉其性使然余故習君于朝今君嗣師曾狀亦云
而狀又稱君始自吳歸與大父僉憲君卒會繼自吳歸
與父封御史君卒會兩莖祭如禮為君孝篤事季父立
石舅劉繼與周人之室助人之喪直人之冤為君厚讀
書精極子史二氏為文宗眉山與詩存若干卷為君學
而弟以御史終可念也君家世華亭人宋紹興間有執
中者官樞密使以言事切直忤蔡京籍為元祐黨人斥
居徽之同谷元末有帖木生典術守福守福生典術安

安生典術政政生贈户部員外郎璣璣生四川按察僉事從道即僉憲君僉憲君生封御史繼桓為君父配贈孺人劉氏以嘉靖庚寅　月　日生君封贈皆以君貴君配石氏繼任氏子男五女三孫男四銘曰

人而無忝于秦御史而名之曰真庶幾哉元祐黨之後人

明段涉君墓誌銘

隆萬間執政有為苛政者吏亦爭以苛應之獨知涉縣

段君用寬治曰虐民以媚人吾不忍也已遷唐府審理不赴遂解綬歸故稱涉君云涉君諱愛民字子仁別號恕菴生而聰穎年舞勺從世父經如遼陽就師受毛詩歸同故大司馬魏公學曾師事故丹陵令康君渭以文行相切磨久之嘉靖癸卯為督學使宜陽王公識拔為涇陽學高弟子已又同大司馬舉丙午鄉試時大司馬以方嚴君以和款為邑里重顧省試屢不第曰吾父歷艱辛教我今老矣吾與白首佔畢寧及吾父存奉甘毳

耳遂以隆慶戊辰謁選除城武知縣階承事郎會聞繼母張訃歸服闋起除鄠城甫任疾作奏改休寧學教諭故事有疾令無改教者令以疾改教自君始無何復陞彭縣知縣過家會次公𢞁恙君在子舍難其行以次公嚴命不得已留其配王供菽水以二蒼頭之彭無何有豈弟聲忽又聞次公訃乃仰而號曰天天吾為吾父而官乃今為官而不及含殮吾父烏用吾人子為天天遂奔歸歸而慟毀曲盡情禮甫闋起除涉縣涉民悍吏玩

君至憂形于色以慈和喣沫時剔宿蠹戒吏胥毋驚吾民雖犬為民德會有指謫君遷者故遷審理歸且營菟裘會長男可成與其婦相繼折遂日蹙蹙呻吟久之氣竭以萬歷丙戌二月十八日卒壽僅六十有四云君為人孝友又德厚大母朱年踰耋歌舞承歡惟命次公善飯繼母焦善怒曲為色養如孺子嬉笑其前厚撫其弟德民化民教令為諸生累舉親族喪葬與鄉人處雖微賤不異顯貴間投壺弈棋必盡興里中益以此多君初

君學博士言俊爽旁及古文詩律人謂君立第第于鄉不第于省官十年餘不離令以免免又不壽總之以疾與喪故君聞訃呼天不置有以也人其如之何按狀君先世萬全人國初有伯政者占籍涇陽東里後有文賔文賔生祐祐生本本生惟玘以子經官留守經歷封如其官生五男子長即經為君所從如遼陽者次綸即君父次公配王氏以嘉靖癸未九月一日生君君六歲王氏卒以繼母王氏撫乃成亦配王氏贈永寧知縣鵬漢

女生子男二長即可成儒士取余女次可大諸生取劉氏女二一適監主韓子順一適評事雒于仁孫二鳯章金章孫女一可大出金章為可成嗣以丙申十月廿一日歸塟祖塋之坤而葬之前數月大司馬亦卒君子於是乎重有慨銘曰

孔酌猛寛漢隆長者胡寛於邑中道時舍止或尼之人與天也又胡不憖年亦不假亦既孝友亦既瀟灑是亦為政要論朝野土沃殖豐有嗣文雅亦學為裘步趨良

治我女君婦從一地下臨文閣筆有淚盈把更感隣笛
愬風並寫東望君冢西望司馬

明壽官胡公墓誌銘

隆慶三年己巳七月十九日壽山胡公卒先是戊辰公
伯子太學君桂夢公謂吾仲為陰府理吾少選亦從仲
之官去太學君驚覺以其言言余余未之信也明年公
果以疾不起余愕然異焉公仲先公三年卒諱汝安故
長沙二千石也公故謹事神捐貲修葺諸廟宇諸廟宇

多公扁又嘗刋施真武垂訓倡衆修清谷橋延僧為湯
施曹池凹側又見人擇瑩地嘆曰瑩地善孰與心地善
會屠牛跪作咆哮聲輒易為耕作用比卒竟如夢異矣
余與太學君善故以太學君狀銘公公諱汝寛字仁甫
號夀山美丰儀居常豪放不覊言笑怡怡如也初在塾
即能屬對已坐當户罷學就賈嘗典市交無論里中即
晉人多倚公卒之亡不得利以去里俗出粟收息顙與
母將公減息之半以是遠近人困者又多仰給公又公

間寛期約即有以田畜質者固辭不取然當出粟償者來不償者亦來竟人人如其願久之竟以此大其家故里中稱數以濟人饒積著者必曰胡某胡某云公既佐其仲學官長沙顯耀矣然折節遇鄉人鄉人有爭數得公居間而解以公平直能不枉曲直也公性又孝友初母李夫人逝也公才垂髫即哀毀不食已極意事大理公為膝下驩比卒塋祭如禮事繼母袁孔如事大理公云始公遊姑蘇夢宴賓侍其母李慼泣而寤人以是卜

公孝思時有為夢萱口號以咏者公兄弟四分製衣飾必先兄若弟壽官公及長沙公疾公為製藥視食不遺餘力既又撫其孤其後兩家門户猶倚太學君葢公教云初公兄弟難子公三赴太和山代祈巳各舉子比析著以太學君諸子中獨長爭厚太學君產公曰桂小宗且諸子俱幼獨安忍厚其長者竟不從議光禄馬先生以關西一夫稱公又以孝敬慈愛扁公居葢重公云公即隱市賈然獨喜儒故以太學君為儒即又自督太學

君學又暇則閲古圖書吟咏詩章對客談古今事類儒者當歲時諸兄弟親故相與稱觴盡驩道故舊有白樂天風藩使髙其行榮以冠帶時賀客闐門乃未幾而公不起矣公疾革時太學君以方藥進公輙麾之曰而忘而夢中語也今且其時矣即醫之何為已第首太學兄弟前付以所彙持身保家書乃卒卒十四年太學君卒太學君余别有銘公上世故虹縣人勝國時有乾以武功為元功臣泰定間有大卿以貢為長樂丞值元兵變

避地三原丞生天祥天祥生元亨元亨生邑庠生信信生鄉耆善善生壽官鰲鰲生彦昭即大理公以長沙公貴封評事配李贈孺人繼袁封孺人又繼孔李生四男子長汝寧亦壽官公次即長沙公次公次汝宏公生正德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比卒得壽六十公配王氏邑大姓經女生二男子長太學君取袁氏周府典膳汝述女側王氏周氏次林太醫院醫士取雒氏户部侍郎雒公子保德吏目復亨女一女子適邑貢士孔有仁俱王出

桂生一男子崇熤周出林生三男子崇煇取趙氏生員應芳女崇烺取袁氏吏目績女崇炳幼三女子一許驄王錫印一許聘來臨崇煇生二女子俱幼塋得日為萬歷十一年五月九日墓離山坎向銘曰

為子而歡大理於家為弟而寬二千石於長沙信二千是從即不爇奚嗟

胡伯子合塟墓誌銘

太學胡伯子之為邑諸生也余與共筆硯久之余入官

又久之縣諸生爲太學生太學生亡何卒時萬歷十一年閏二月十四日也伯子名桂字子芳别號肖山初受易華亭教諭賈君已卒業長沙太守胡君官舍太守君伯子仲父也子視伯子伯子亦父視太守君故伯子從太守君如長沙云嘉靖戊申督學使顧君行縣入伯子諸生籍其後六應大比不第會太守君卒已又會其父壽官君卒兩家門户率以伯子爲主辦時伯子亦厭薄博士家言曰我命業若此黄次公何如人哉猶然以貲

進吾與敝精神呻佔寧為次公耳於是入貲赴太學在太學所友盡天下士然因以習聞國家大計居常抵掌譚說余率有味乎其言之也又心計敏慧即主辦兩家門户人亡不服其能兩家臧獲與所任人賈者又亡不憚伯子以伯子視太守君家如家又旁伺一切如燭照人不能欺也伯子既厭薄博士家言不為為古篆文甚工間搜集邑故實里中有搆得伯子居間輒解與人交無少長折節下之人以是多伯子謂伯子竟官竟不

老一書生間乃卒卒之前一月始得子崇熤又前數年營壽官君窆兆卜得善地壙以石槨以栢誌銘屬余備矣且卒猶為其弟醫士林口壽官君窆事與事母王撫子崇熤不置伯子疾蓋以王疾侍卧起故即卒奚憾焉配袁氏故秦府典膳汝述女敏慧善為具奉壽官君與王數乳不育為伯子置媵王王不乳又為置周周乃乳崇熤賢矣先是伯子在都下以數乳不育問日者日者曰即乳即育又以禄問日者不應今果然豈非命哉夫

以伯子才應太比不第不第矣而以貲上太學使假以年且拜官且以所譚說國家大計自見詎謝黄次公下第僅僅主辦兩家門户居閭里中以古篆文名也命使然耳壽官君奕矣有崇煜謂伯子在可也袁孺人信賢然非伯子刑于能一姬不乳復一姬進哉伯子生嘉靖十三年閏二月廿八日比卒年得壽五十袁孺人生嘉靖十年四月九日卒萬歷十年正月十九日得壽五十有二子一即崇煜孫璉舉人瑋珽琯奕與壽官君同日

銘曰

孰外則璞孰中則玉玉而終以璞人乎天也璞而嗣則玉天乎人也

明梁母周孺人墓誌銘

嘉靖丙午虜南牧有司城縣北郭有任一隅躬畚鍤不俟期報成為衆倡而受巡撫中丞謝公請爵一級旌義其門者梁次君也有佐次君督饋餉令工作驩集者次君配周孺人也其後孺人有子遴櫝配永興王縣主

選樟為太學生選桂從余學為郡諸生有名而櫝子文燭文熙亦為縣諸生人率謂梁次君以城工得天云萬歷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孺人卒選桂自為狀走武林請余志其墓余知孺人督餉事不辭狀曰先孺人父諱哲嘉靖改元四月十一日生先孺人先孺人長則習女紅精烹飪莊嚴與他女異公先習知之會周氏母卒遂委禽焉蓋先公初娶袁氏母袁卒娶周氏母周氏母即先孺人姊也先孺人歸先公即善事先大父母待妯娌

無間言壼以內肅如故先君得專營什一不問家人事兄選楠選枕袁氏母出選楷周氏母出視與桂均兄選楠故維揚遺處子乃從先君跋涉數千里以歸為厚奩嫁貧惟聽兄選櫝配縣主有欲行返拜禮者先孺人𢘅曰娟拜舅姑禮也我但習家人禮已縣主竟以娟禮見族叔木隆卜兆桂地有陰為要利之説者先孺人曰要利非義矧吾夫族遂割地予之併其直不受木隆感德謀以名人文誦義曰不受利受名名與利等耳亦謝寢歲

壬午疾革桂兄弟製新衣進乃目桂兄弟前而訓之曰吾居常起雞之夜而寢鐘之天辛苦萬狀罔暴殄寸帛尺布今疾矣安用此為竟弗御惟吾師不惜齒牙令後有聞而狀述督饋餉尤詳吁巴婦清至動天子築懷清臺又得太史為傳以傳不朽豈重利哉借一婦以羞丈夫耳孺人甘辛苦罔暴殄寸帛尺布及激於義不難佐有司急且不令無處者以一錢得我至以禮約王孫前後無二乎心即丈夫何加焉余始知梁次君之得天不

獨以城工故太史公不可作矣余安得不為誌而銘之
次君名一倉别號義莊事行詳王少宰志中孺人享年
六十有四生三男子即選櫝選樟選桂選櫝配縣主故
繼李氏選樟娶王氏繼雒氏選桂娶潘氏繼劉氏孫男
十三人櫝生七人文熥文燭文熙文熇文燧文烺文灼
樟生四人文薰文炅文烜文焙桂生二人文明文萃孫
女四葬得日為萬歷十五年十二月　日銘曰
土厚而豐孺人之宫芝蘭外蔚孫枝芃芃汝樂汝封亦

既考終

明張母李碩人墓誌銘

碩人蓋余内子李淑人之兄之妻之母也以萬歴十九年六月六日卒卒二年為萬歴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葬子孤獻科持狀詣余泣請銘余故知碩人奚辭按狀碩人出三原北張李氏父處士恕母劉生碩人甫長沉静機穎不茍笑語處士奇之會碩人姊適張次君者卒遂繼碩人事姑惟謹次君賈游蜀齊一往輙數載家

一切倚辦碩人拮据茹苦事無巨細必稟命乃行姑喜

曰此真佳婦有婦如此吾何憂間姑意稍拂即凜凜和

愉顏色不得懽心不已無何次君捐館舍時碩人方盛

年獻科才八歲有譁者曰孤稺家落其更事人乎碩人

勃然變色厲聲呵曰惡譁者何也未亡人姑在堂且代

吾夫而子孤在側且代吾夫而父不然從良人地下矣

而譁者何也譁者慚退其後家益落碩人晨昏紡績易

粟供姑恐子女分甘䆮藏以進姑疾親嘗湯藥籲天請

代比卒斂葬殫力獻科稍長為取婦謂曰我舉若至今日庶幾藉以報若父若何以報我朂諸獻科脩次君業而息之家漸起雍容循雅有鄉曲之譽碩人以也碩人晚篤信能仁持齋徒步禮太嶽者十餘年喜施予人多賴臧獲衣多出手紉有觸多寛假不問子婦罹過又未嘗不面切每晨興以身為家人先其誠惠慈嚴類如此當疾篤時神色不亂見家人啼哭不置戒曰人死生如浮漚耳胡慟為言竟趺坐如生狀豈其有得於能仁氏

之教而然耶是可以瞑目矣次君諱翊先卒碩人生正德丙寅十一月初五日比卒年得壽八十有六生子男一即獻科取常氏女二一適李應甲即李淑人兄一適雷會孫男一耀舉人取申氏女一適王士魁墓在祖塋之坤隅坐坎向離銘曰

為姑也子為孫也父生禮名嶽化同西土衆美可書將為世矩清渭之間其封如斧

明壽官王君暨配墓誌銘

萬歷壬辰余為先大理公如耆英雒社故事延里中年七十以上者結社為九老會君與焉時君年七十有七明年癸巳先大理公卒又明年甲午六月二十六日君卒余蓋重傷之而恨其結社之晚也君子治家等將以丙申十一月十日葬君祖塋之壬以余徒梁生遻桂狀乞銘君從子治宰又余外孫壻也烏乎辭君諱一鶴字惟德別號龍北世三原人縣東原有宋元時墳有諱者配郭氏繼賀氏生淵淵配高氏生四子長珊次登次

璉次瑾長公配馬氏生君君玉貌鶴形初為次公登後次公生仲一鴻季一鳴俱以家窘故不學而賈君以次公意篤於仲季仲季亦篤于君人不知非盡次公出也初賈時君以名貸子錢市布邑及吳越無間言貲日起猶共賈共居久之用鹽筴淮揚亦無間言貲益大起里中人指數兄若弟友愛善起家者必首曰王某王某云君大父母與諸父母故權厝故所貸子錢未歸君謂仲季此兩者吾所急于是卜兆以塋歸子錢巳又謂仲季

及諸子張公藝九世同居九世後云何吾家指日繁其析箸于是舉所息八千金而中剖之戒相友愛如吾儕遂杜門靜攝不復言賈事非社會不出蓋性和欵雅飭類儒生終身無疾言厲色里中人目爲長者郡丞故御史楊君奉例授爵一級縣令郭君禮以鄉飲三賓故余謂大理公社中不可無君余見世之人雖親父子兄弟不能無二心德色誶語同歸亡有未嘗不慨且笑其愚而追喜君家大起非偶也君子孫甚夥必有承君志者

君瞑矣君生正德十年十二月八日比卒年得壽七十有九配袁氏生嘉靖三年八月八日卒萬歷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得壽五十有五有女德佐君起家繼仇氏生嘉靖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卒萬歷十一年三月十三日得壽五十有一袁氏生子男六長治安禮部儒士取李氏繼李氏卒次治家取馬氏次治寧取李氏早卒次治宇邑諸生早卒次治定取張氏繼秦氏次治賔取趙氏聘張氏女二一適儒官梁文炳一適太學生梁文焰孫

男六銘新邑諸生治安出偡治家出仲治寧出佑健舉人治定出佐治賔出孫女一適諸生來廷對治家出銘白

史稱良賈曰雍容疇賈如君有儒風矧相友于成素封泉臺無愧報次公子孫振振羽之螽繩武有戒慶無窮

溫恭毅集卷十